

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之七

嘉靖下

世廟末卷身奉玄多忌諱初年殊不爾廖道南輪講高宗諒陰章以不從永嘉迴避之請為所劾奉旨死生人道之常獻納講臣之職著道南如舊進講并諭前徐縉撤去孟敬子問疾章非宜抑何高朗洞達超出意表

江汝璧進講經筵詞旨激切天顏屢屬講不輟侍班諸臣咸為惧是夕上疏其名御屏越日有白金文綺之賜時侍講臣厚即吳惠郭維藩講章有所規諷旨令條列竟亦不之罪也廖道南蔡

昂失講讀判外旋召還致嚮學自嘉靖十六年以還始稀濶耳

余珊上世宗十漸疏中云侯伯包彈吏胥議禮假周官而奪漢政飾六藝以文姦言明指新貴諸臣詞亦優裕致時改元未幾也得恩惠預防意

薛侃得罪歸舟出潞河遇聖節鄰舫叅議項喬方欲行禮或報小舟有民服具香案叩頭禮甚恭莫測何人喬曰此必薛中離也訪之果然薛前疏親王傳一住入京司香指亦迂踈倘言之於末年恐無生理

唐荆川羅念菴趙浚谷同請元日朝東宮 世宗怒甚閣臣揭帖
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之語禍幾不測矣或為營救於崔京山
元得奪職為民歸此舉踈濶原無甚關係不得以三君子名高
故隨聲譽之

楊名賦縛虎篇遙贈劉千戶伏玘為伏玘偽市酒閨門醉縛逆賊
王三作也名在罪廢中不忘國恤忠憤可知羅洪先誌名墓頗
云縱情負謗若有所咨嗟不盡焉何哉名大節自佳鄉里瑣
議詎足介意

程文德素講學簡撰玄文頗不稱會推南吏書疑欲借端脫免旨

調用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蓋怒斥為謗訕削籍去
時撰玄諸臣多不許他徙或基大用要非志士所樂張文毅治
竟以是嘿卒

江汝璧以南畿試策言安南不必征勦臣不宜從享郊祀忤旨下
獄後叙遷司業上曰今邊事被他說著稱知過矣瑞應頌裕植
議是亦不可以已乎好進熱中卒以取翟鑒二子得禍併累奎

近漢京房楊興之流

王同祖起宮僚憤躁不自得疏請上還宮改元創新政整齊海內
本朝無改元例上尤諱之恚甚幾置大辟尋斥為民求益反損

可為干進貢諛戒傳同祖官司業書刺字奇大時咸怪之明是
歷落可笑人

嘉靖十八年選宮僚夏言為政初擬多人內惟崔銑黃佐羅洪先

唐順之起廢自家無間言餘溫仁和李廷相屠應峻華察史際
白悅費家皇甫淳等各經叅論於是易以徐階任瀚周鈇趙時
春王同祖應詔事始定惟胡守中始終與選出宸簡屈指自徐
華亭外諸公多遷謫去胡竟棄市所經叅論人亦果名實非孚
先是十二年改科道部屬為詞林凡十一人唐順之陳東最著內
報罷者三人任瀚王慎中曾汴也其黃綰許誥盛端明張邦奇

韓邦奇方鵬彭澤歐陽德金潞張袞十人以六年改入庶春劉
夔以四年迴避入

世廟九再改詞林一改宮僚又斥詞林楊維聰陳沂等二十餘
人出補外史局多端莫有甚於此際

薛文定冕兄昇石文隱璫兄玠俱至尚書謝文正遷子丕楊文忠
廷和子慎俱登鼎甲其他費宏費宋姚鏌姚涑楊維聰維傑秦
鳴雷鳴夏等數難縷悉又餘姚之孫南海之倫科名奇盛屬文
治溢發之時

姚涑請罷元世祖祀持論甚正於聖祖祀歷代帝王意並行不

悖一君道也一臣道也涑文行俱優何良俊以其窘文徵明故
姍涑只會中狀元而已似非公論

肅皇以顯廟產芝改瑞芝廟設提點官應給關防詔依太行山式
查鑄印局無之窘甚侍郎秦鳴雷全取本處文移摹認知為提
點太行山關防即以瑞芝廟字如式易之覆題稱旨瑣事耳亦
非濟急才不辨

呂光洵自述入詞林其師編修李貴誠之曰官于此有三工文章
起聲譽上也勤趨承愜時好中也下則守廉耻待歲月耳雖然
予必為其下者噫江河瀾翻吾見詞林之從中策者多也先輩

典型殆日遠矣

詞林歲時會分韻倡酬趙大洲贈孫季泉詩季子文章伯王孫忠
孝家又稱孔暉題南司業邸有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之句
為崔子鍾欵賞並贈炙人口稱雅事今寥々絕響數十年來遂
無談及可歎也

世廟命諸詞林臣撰冊天表以進嗟乎天豈可冊哉即加號曰皇
天上帝何益曷異鬼戲傳編脩羅理文獨蒙御賞用朱籤押置
之案今所載表未知即出羅筆否頗拙所冊二祖徽號文淺
陋何俊亦以為譏

百年前詞林京堂諸公使事過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
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角道謁巡撫布政府州縣繇旁門走
東階蓋以桑梓誼敬讓邦君若持憲出者以內僚事之體微別
耳吳朱恭靖最恪謹尚馳御史中門角道為學院胡植強下階
張尚書時微董侍郎傳策亦循是然皆遜有後言今遂無復彰
響者

侍郎林文俊最為世廟所知祭酒闕四推不下以文俊名上即
報可卒謚文修初擬曰良曰恪御筆特改曰修異數也朱恭靖
希周自以其父名文改非故事

夏貴溪再召起江省藩臬諸宅謁率趨由掖門鄭世威叱閤者不
前索還原刺竟闕中門入此吾鄉恭介侍郎也視方簡肅良永
張袞惠岳同稜、鐵脊

夏言以失上意再落職致仕未出國門旋復之呵諄倏忽禮又遠
不逮永嘉矣最後得聞住去儘可藏身不知何覲覲復起豈鬼
伯趣人耶蚤歲最誇承恩遇恩愈深恨乃愈積金第碌、如許
讚張壁亦易致是

名山史載當時諺云不見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不
審言尊何似豈其批張孚敬抑嚴嵩威嚴所加不自禁其赫然

者乎霍韜嘗疑夏閭老廢尚書俱不得其死然說偶中抑韜幸
先隕耳不然恐且馴及

夏貴溪再召入是冬張延齡死於西市以永嘉前事較之未免媿
色時昭聖已崩夏方與嚴嵩構爭無暇為延齡計噫一嚴嵩殺
夏有餘況重之陸炳郭勛三憾並作乎然夏之死繇不戴香冠
始持議近正遂為胡惟庸王文之後再見亦自憐人

周怡以文武大臣不和為諫未嘗謗及玄修也慮玄修致謗自上
意借端威嚇耳即沈東請周尚文卹贈豈知遂頌繫者十九年
最吾在舍其事疑其心一疑何所不至載鬼張弧更無辨處為

臣子惟忍死吞聲焉已矣

世廟欲委東宮監國身自靜攝此豈由秉之言哉姑以試臣下耳
秦廬生所譏始皇衡石量書貪於權勢政其寫照而楊最遂以
捐生傷太認真癡甚

楊爵既再逮繫一夕與周怡劉魁飲語曰今湏盡此杯明言出矣
是夕大高玄殿火烈熾中恍聞呼三人姓名者得釋歸未幾有
大鳥集其舍自期將死嗣卒爵似善先天易馬理之將隕於地
震也亦蚤自知

曾銑規復河套卒以殺身無論功決難就讀王道思書云近時幹

事立功頗不乏才能議論為文章者絕少且如曾疏起語夷狄之叛服靡常中國之制馭有道便不是復河套話頭接云圖難於易防漸杜微尤不相關中所引如成湯征葛裴度討蔡晁錯削七國之類無一事近似此自有漢唐人經畧西北邊事蹟可援何室疎乃爾誓不與賊共戴天大是失言此惟東晉南宋人奏內用得耳復河朔之故疆一語亦謬按王善論文所駭深中痼病曾禍孽所鍾落筆時想神奪其鑒矣

成化中或議搜河套復東勝命葉文莊盛往視選力言不可事在曾銑前銑弗前謨是寃自陷大戮閻表崇煥生時其家夢銑來

後得禍同孫樞輔承宗以詩哭之曰煉汝千番煉不成空言曾
銑是前生余聞之孫幕客蔡鼎云且銑業轉身再世矣仍從兵
解信定數耶

呂懷貽憂貴溪書沮河套議謂天象伐星細小業數年魯石塘身
任其責無所諱何苦代為孤注謀後來事鑒如券記趙文華
陷李默時其故友孝廉江宗有書誚讓趙義亦甚嚴世鮮知呂
懷江宗其人

仇鸞奉命擊胡石茂華為計部郎主治粟鸞實無意出師謂石書
生畏事欲惜以軍興因自解也給大軍且出必以輜重先行無

後爰石笑曰老兵虛囑耳趣召軍吏嚴裝敬謝大將軍郎出塞耳驚氣沮終不敢出亦卒無所加於石此舉最合兵機即王子明具稟京師之指

曾銑首攻仇鸞禍最慘高大節次之王邦瑞趙時春申燧又次之毒蓄未潰欲驟快一割之功難矣然趙錦初曲奉鸞後詆之終亦不免王廷相之於郭勛亦然

王廷相博學能文少勳名行而末以團營共事損名熊汰雖自議禮進乎毫不為張桂所浼且王有唐神仙之謗漸溺異端熊於箕仙臺諍獨侃，是故人論定之為難馮恩自成所歸殖財致

富亦微累晚節

嚴嵩之攻曾銑徐階之發仇鸞皆窺上意急為之同一著數然徐
直為媒知地耳嵩遂陷憂言至死罪大鬼神不食其餘矣鸞病
見言銑共守欲殺之如田蚡狀

分宜恨欲殺趙錦票旨廷杖百 肅皇特抹去獲免趙談及每為
感泣豈惟趙千秋寔同頂戴稽嘉靖間有兩趙錦兩彭澤兩張
岳品各懸殊名易混

嚴分宜方為祭酒負盛名給事陸粲獨指摘其奸曰將來柄國必
黷貨傾善類時人未之信也後始追服陸先見比之蘇明允辨

奸之作不知陸從何窺出

世廟中邦政之壞至張璠而極筦樞十年積財帛百萬計內媚與璠外漁債帥屢經言官配列不為動沒猶得贈謚優卹真怪事則何以服丁汝璉等乃楊襄毅博為職方與同事特久無間言亦所難解

王汝孝被逮道梗官較未達旋有斬獲功徼從末減而張經不得以王江涇數千級之捷贖罪可為於邑楊守謙死尤堪憐每虜警先入援督臣輒受禍事經屢驗

霍輿瑕曰庚戌京師出武庫兵器瑕從覘馬銃有徑五寸長七八

尺者有一函而六七竅如蓮窠如掌如鷄冠花者真利器也與
瑕文敏韜子有奇氣談兵余聞之管京營官亦云內庫器械精
絕動詆為鑄鈍非是

何棟精象緯學巡撫大同日彗星出於井未度朝議以應在輔臣
意張永嘉棟疏云井之未度大同分野彗星蒼赤兆主兵變期
年後大同當有圍城損將之災聞者誣為黨附左遷去果驗後
與聶豹同為徐華亭薦知

王維禎稱督府何棟其人精研有智數家居做計然策致贊數十
鉅萬王生平文學史遷豪宕自恣今用前語譽人不致恨乎猶

是西北樸質氣象

劉莊襄天和按秦周尚文直以武弁巡捕日侍堂墀忽一語合拔
之卒為名將此與韓襄毅識陶魯事奚殊噫世豈乏陶周其人
哉顧寔未易屈指奈何

周尚文字大同建修牆議恐虜入工廢與私通後俺荅犯宣府山
西皆止稱尚文使之懼以求貢聞復不售因飲藥死仇鸞寔踵
其故習學首尚文

嘉靖中俺荅嘗遣使求貢被殺媿憤連犯塞越十年再請仇鸞方
蒙眷起史道往開馬市此楊忠愍所為極諫也市成犯如故至

隆慶初甫定而俺荅亦已老厭兵矣時葉夢熊溫純張學顏等猶疑之事固難謀始哉抑亦有前車鑒不知忠愍若存者持議若何

福時督淮安漕操履臍然世廟嘗以清不過福時勇不過馬芳褒之先是劉壘居是官薦者有僚友比於學官家人謂之窮鬼之語時殆與媿美又馬芳為田世威劉寶贖罪馬永為陸完訟寃並有古將風永更請有學士豐熙等尤稱偉識先後相望於南北之間

朱純按部寧波議於定海島中築城列戍守副使魏一恭言不可

忤朱意復以海上捷開宴具金花文綺大合樂一恭獨棹頭麾
却積怒擬劾之不果一恭故善士議自可採豈朱稍剛慢寡容
失之耶如鄭世威賢者朱俟命詞中亦罪其布置陰遷全非實
性拘可知

朱秋崖疏有云同安閩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名持清議寔挾
制上官門揭林府字樣擅受民詞造違式大船通海有司畏惡
之無如之何不謂林晚節爾，或出忌諱口未可知也否則其
家人輩謬竊為之

朱秋崖統自撰壙志寧波趙文華喏以官爵賚以身後禍不從與

屠僑屠大山内外交煽僑遂嚇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欲置之死觀此朱寔阨於浙紳閭宜少寬罪過今輒以閩浙豪紳並罪似未詳

趙文華與嚴世蕃狎飲達旦有遺片紙于席書李白詩句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為落葉分索其人不獲未幾俱敗東樓世蕃號也太白詩乃為千年後識奇矣閩文華諂事分宜妻亦善媚曲盡子婦之禮

丁汝夔臨死猶以職方郎王尚德不與禍為幸其人似長者惜為分宜所誤商大節死亦非辜惟法愈嚴中樞督撫臣愈習欺蔽

損軍賄權僅偷延其七尺之軀已矣

楊順之得罪天也屬聖怒方赫嵩父子力無能為地亦沈鍊沉寃
將雪稍遲者鍊子襄又從鬼錄矣法司竟擬免死或疑鄭端簡
曉阿嵩意太寬楊選遂至梟示妻子流二千里又疑黃恭爾光
昇窺上意太重選死所不免冀可不加擊戮耳選以通軍順以
桃松寨事遭相類禍福難料亦安知幸而成之不為把漢那吉
也哉

趙貞吉犒師之行殊落，所請釋沈束卹周尚文業內啣姑俟時
發後遂杖謫即趙時春神池之後全軍覆沒身僅免均可為輕

忽談兵之戒然論者猶善稱之或矜壯其氣手如貞吉之怒詈

毛起趙文華語亦痛快

惟曹銑之攻仇鸞急而憂言死形已成惟方輅之劾王忬緩而嚴
嵩殺機愈動前事類表盡量錯後事類賀蘭進明類真卿或有
方忬於岳武穆飛者微覺過情

王忬得禍緣唐順之唐起兵部稽核薊遼師員宿學而王亦以忝
貴功高嘆惜不為下因有一卒不練誘世廟素繩違吏嚴唐
雖無意殺王所云伯仁繇我而死其子世貞恨甚不便報及姑
借古文辭發端詆晉江毘陵不置無論晉江顯屬介僕即毘陵

亦陰寓報復非僅作文字觀已也同時五子俱墜王雲霧中所
謂借交報仇惟朱國禎湧幢小品中頗能闡之

唐荆川嘗至蘆州約蔡克廉同遊山水蔡時署府篆以算糧事為
妨唐令素老書筭十人各與若干算訖記其槩只數字凡三四
易自撥盤珠亦只記數字不移時數目了然昔顧尚書應祥自
云精九章勾股法唐就學得其秘密授即騎射擊刺法亦各臻
妙信一代異才

張經以兵部尚書總督七省兼轄制本鄉事樞推重顧仆隨之將
盛滿難居之鑒時聞而正鄉一張經一李默皆隕於趙文華之

手不錄人不痛恨分宜

屠大山偕張經先後被逮傳世廟問陶仲文曰屠在楚著芳嘗

為朕修潛邸及太和宮者其人乎仲文曰然得釋為編氓分宜託仲文諭救力細味自見

李默以吏部郎同考武闈宴于兵部與尚書王憲爭禮默故自兵部調憲不能平疏言狀坐浮躁謫又職方郎王尚學調自戶部覆他疏責戶部詞厲亦為尚書憂邦謨劾奪俸二事相類待舊堂官或自有体

李肅愍賢者其以太宰召道東平方弘靜待無加礼猶憾及之弘

靜初仕適病或吏事未甚周詎遂致憾觀李以將樂令風嘆屬
屠大山去之屠更薦令李反以是重屠似尚有前輩遺非修怨
者顧亦員簡倨聲

張襄惠以平賀連功名為右都御史掌院事王道思予其弟書夏

桂洲家居以淨峰不作冷態甚感柳州如許大功只批陞俸一
級嚴介溪因建寶綸樓事淨峰落然宜頗介意頃功成即從
內召可見介老猶有大臣之風云噫孰知嚴憾未釋嗣即以總
督川湖推竟隕行間不許入國門一步耶道思及見之否耶

徐華亭貽胡梅林札張淨峰他事且不論自入楚無一帕到京屢

遭訛怒毅然如初只此自守之節眼前鮮見百凡望為保全讀此見張稜寒骨冰鐵照人而當國大臣所為推挽維持曲成賢鄉大夫狀尤可慨慕

華亭公札尚仰山御史唐荆川今世人物昨雖起南兵部主事尚以所薦非人未肯出山望公為具一疏言某官前起用緣在制中未曾赴任今服闋乞勅吏部早為銓補之意公以此疏入僕從中調維庶成就個人材出為世用徐盛德不必言見荆川初被命尚爾躊躇諸交遊亦覺未安為謀出脫有子路薄公山弗擾之意

貴州苗龍許保吳黑作亂入思州執太守李允簡去李自投崖死
閔歸有光志云思州去清平鎮僅一宿太守被執鎮將石邦憲
若罔聞知於法有執罰焉按此即張宸惠總督時事樊以議逮
而丰洲張公所為力解於分宜之前者也其云搶城視陷城異
亦善辭說

李開先傳荆川叙其起兵部時有書讓之曰此起頗紛物議出非
時托非人若完却一兩事急歸猶可自白于天下稱侃、責善
矣又荆川沒後皇甫汈誠其子鶴徵以集中有上宰相及趙司
宝書屢云轉致導教於王總督者亟宜削去按總督即王思質

予前說孟徵

萬文恭士和故師事唐荆川其蒞江西饒州唐贈以双磁磬曰饒
非乏磬而吾以磁贈者知君之不取磁於饒也師交雅誼具見
萬有祭荆川文甚佳

羅洪先荅聶豹書云吾官翰苑時每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
出則垂鞭緩轡歸舍人以為榮而吾恒對食慨歎不能其飽及
被罪褫服策蹇出大通橋行路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乃若釋
重負噫非有道君子深於學問疇克為此言乎同時好談兵起
家者媿矣

鄭洛書傳云洛書與聶豹同年進士同為令雲間並從王守仁講學相善洛書躋臺班蚤卒而豹以善宦至大司馬晚交惟分宜人固不可無年而又不顧有期頤之壽如此攷傳出徐觀瀾手刺聶貞襄不遺力然聶再起本徐華亭以知兵薦迄忤旨歸似難盡疵

趙文蕭貞吉云今士氣委靡甚譬如越綿不團而軟又云某少好講學既仕見講者多員倡明初意而講勤者輒得美官疑直仕宜捷徑前使浙中睹二二士人故號再閔流跡行事在市僧下不知文蕭所劇詆謂誰

羅念菴惑於山人方湛一之說偕王龍溪往從之楚黃陂山中習
靜衆尼其行不聽嗣龍溪先歸獨留宿趺坐三月無所得病作
歸其室曾孺人業前沒不及訣以是憤恨悔方比再來謁叱絕
之其門人胡直督楚學檄捕治方亦以業誑念菴故也不知方
談學有何動人能使宿望鉅公越境奔命觀瞻所係詎宜作此
輕脫

世間豈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工夫不能得也此羅文恭悟後語痛
錙鉅補姚江門徒許多敗缺或舉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語耿
仲子呵之曰有何端倪同可思

陸樹穀交孫陞厚陞子鑣入監陞為司成略不假之辭色此可為
先進法楊慎初歷事禮部朝夕靡倦尚書詢知之曰本部轄天
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嘉歎不已此可為後進法如用之則
吾先進顧柰叢怨何

館中有遇李太宰默於道者以故事不引避控馬道傍李恚不舉
手使人以扇障面同館偕憩分宜答曰諸君日僕一埃塵自取
慢辱如林與吉寧致是耶與吉陸平泉字時未復姓分宜語自
佳李亦太驕橫非體

瞿景淳典留都試以李春芳為其會闈舉士示之題俾代程草李

以諸兒當就試為辭瞿笑曰豈有吾曹難相信理李不敢辭卒
第之比榜出兒皆落第李曰吾早知之耳始具述所以前輩風
度凝遠恍三代上人

張文毅治為嚴世蕃訛尚寶司題名詳述典制一字不及世蕃得
立言法使今人得之必將有買萊求益之譏矣竟寂然見分宜
於此道鑒別亦尚留意

李本自係酒入閣僅改秩少唐事云分宜故抑之南宮宴坐次擬
李居三品上得旨居二品未得上坐援是為抵牾分宜證余覲
李之以大學士掌吏部事考察九卿科道悉阿分宜意所列三

等趙文華嚴世蕃輩上等趙貞吉葛守禮輩中下等最為千古
笑端猶喋，何也

王元美為呂文安傳譽不啻口獨不記楊椒山疏乎云李本懷熟
庸鄙奔走嚴嵩門下沈鍊劾嵩疏本先送世蕃栗擬後封進按
李後復姓呂計王訟父寃時呂在閤必得其力不覺諛頌然前
事寔難為解

沈鍊沈束趙錦徐學詩皆紹興人同劾分宜得禍號越中四諫鍊
氣最猛驟受突如其之災錦度最優終享康之，吉餘二公以錮
久賜環業老病僅加爵示優而已為人主亦何苦耗彼精力於

困苦中也哉悲夫

沈東既械繫父上晚齋居好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言動輒錄聞謂之監帖守者亡所得則姑塞以謾語一日進帖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曰豈有喜及罪人耶蓋謾語上心動遂得釋歸東以非意繫非意釋俱奇有妻初到未識面偕東妻困守者十九年尤稱奇節

楊椒山下獄擬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出侍郎王學益意學益分宜姻也刑部郎史朝賓力爭不能得自署疏末云楊某言雖跬心誤心實無他惟獲陛下憐其狂愚請發達戍以全好生之德坐

降三級調外史此誼何減古人王世貞為楊傳僅及郎史君不
詳其實而且沒其名可惜也史吾邑人後至南鴻臚鄉

初楊爵下獄救之者有周天佐浦銳比楊繼盛論死無一人敢齒
及者嚴嵩之威於是益烈禍亦益不可解矣張經時行賄嵩尚
求與繼盛同奏冀微矜憐竟駢死余道保定遇忠愍詞詩五朝
忠孝決偏濕姓楊人先楊最楊爵楊允繩暨繼盛又後楊璉
楊椒山疏內請問二王語寔誤筆使得借為詞時二王久不得朝
見並居外郎有傾軋漸淺經郭希顏喧鬧一番更形迹矣事聞
宮闈愈引愈多端靜為是

建帝主儻之言聞自可駭閱郭希顏疏云伏讀聖諭欲建帝主儲者明先形之論中郭特援及非其創為妖祥也郭死難歸咎嵩此時嵩無着手處未幾景王遂之國則亦未嘗不陰用其言惟郭久失職家居忽危言寧不可已竟是議禮氣習微倖博功名之思宜冥謹重

自李默得罪吳鵬歐陽必進物望猥鄙皆非上意所嚮以分宜嬖固請姑免徇之連得吏部尚書未數月罷漢武帝語田蚡君除吏盡未千載一轍

耿定向劾吳鵬疏董份宗臣張九一並有墨殺蔡克廉病夫擬南

司徒沈坤巨惡寘北祭酒按宗張能詩不審治狀果何如蔡雅
以文學政事重交遊間豈晚稍倦於其職與聞亦為分宜收籠
見吾郡舊誌中

熊輝傳倭寇太倉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適行部亟自脫
去獨輝城守甚力南京振武營變亦云蔡甫任病未視事諸亂
卒初誤投其邸驚甚呼號非是始散去而黃懋官遇害稽兵變
事不關蔡江防任重難端責以太倉之守馮恩嘗訟蔡冤謂蘇
松無虞皆其力而唐應德予華亭書亦云蔡操江雖無功亦儘
走禰効非其罪有足惜者二案宜併存無使獨蒙惡殺

馮南江頌胡梅林平寇功特叙其進舟山二白鹿事徵詞隱寓後
被劾屢以前奏玄瑞獲寬竟賴贊玄力使閫外將帥亦馳心於
雷壇齋苑之間蓋所風動遠矣聞胡每上奏輒自手書見恭謹
亦徵內眷一端

方督府胡宗憲威傾兩浙前驅所至需求輒成頗首衢州通判張
澤獨縛杖之以狀聞欲解綬去胡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
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為減十之五胡雖豪麓解分別皂白未
可與鄢趙輩類誚之

即趙文華鄢懋卿亦有奪氣時趙過淮山陽令史朝宜供饋無加

禮初恙既康知其苦節寘之鄢行部至淳安以海瑞言歛戢去
初淮人為謠云莫誇大猛虎不啖小山羊、虔陽也聞胡宗憲
子裝重亦為瑞所發

胡宗憲以計降王直陰請於分宜宥之示信刑部郎王樵不可白
尚書鄭曉曰總督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卒梟之海上按俞大
猷業蚤慮此宗憲所為恨俞也時刑部尚為有權嗟乎使直生
今日寧止免死已哉

茅坤感胡宗憲知盛叙其收縛徐海陳東事宜也趙文華權門鷹
犬有何功亦津、贊不容口文士困依幕府受人金帛恩百体

俱靡可咲可憐田汝成與坤同為宗憲贊畫得其杭州衛官廩
為宅見南給事陸鳳儀疏

曩苦倭各省直不被兵處或官帑或歲額分派錢糧接濟特東南
全盛物力饒尚足耐趙司寇侵漁胡少保揮霍事定後遣御史
龐尚鵬查核計胡所侵冒近二十萬汰侈極矣然寔有平寇功
以是不甚繩于輿論

胡梅林疏大同哨探得其情宣府哨探得其形若薊鎮則併其形
失之矣而楊襄毅云宣府密通虜衆常得形薊鎮咫尺屬夷常
得情又視前旨異不揣何解

翁萬達親執驍卒手與論心幕客常數十人至躬拜叅遊之母士
用感奮即周尚文健關亦賴翁駕御有法滴水崖之役既嚴核
之後趨援之恩威俱得宜唐荆川詩得一降胡如愛子用三敗
將立奇功極力寫出

汪道昆趙大河先後令義烏譚綸正守台州與戚繼光同主練兵
議竟監其軍殆天意乎戚又數訟其唐堯臣王春澤功如江西
巡撫胡松名賢者戚自云與論兵机不合致歷賞多沮格交交
之睽合有數原難苛責

譚二華守台州卹獄因黃楊二人故巨盜竟得其力李克齋遂破

倭以孝廉所識淮上響鈴馬賊戚南塘亦用朱璣陷陣一云義
烏有陳白頭大俠義旅三百人戚能鼓舞用之故所向有功猶
昔賢舉盜舉偷法

戚南塘論海戰云烏尾船雖大外少牆壁內多柵蓋櫓人難立火
攻易燃須用閘白艚兼進今閘舡亦單恃烏尾耳白艚乃為接
運粵粟之需或今昔時宜異乎

沈希儀牢籠粵貴徭僮出沒不測唐昆陵為募寫入神及其晚禦
倭江淮不能建分寸何寂々也何鄉亦然豈廉頗思用趙人乎
抑將惡相屬時有旁掣之者歟尚在俞大猷戚繼光下俞戚移

用之南北無不如意

俞大猷之自浙帥逮也寄其孥寧波譚綸厚資給之漂陽史際遠
五百金于道既入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毋索一錢而陸
炳特為行千金嚴世蕃所一時人心皇皇如失重寄議論明風
俗古郎是可徵以余所見惟前黃石齋道周下獄時氣象差類
餘不再觀矣

俞虛江詩晚得明師虛舟老隱然自負圯上道此老閉門六十年
考訂鈐符內外篇按趙本學號虛舟吾邑人以易學衍兵為俞
師今其書不傳同時另有一趙虛舟善詩為趙王上客或誤認

作一人非是

劉顯稱名將其在閩不惟無功興化郡城陷寔為所誤復觀望不
赴援乘亂擄城中逃出婦女或云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
顯擄去大抵復興化功戚繼光第一俞大猷次之然業有這撓
之譏顯功全不赦罪

莆郡棗陷倭林御史澗為疏請蠲租三十乞帑金復其學宮並予
諸生金其卒也人持幡醉酒哭三日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澗
無媿矣莆人尤德戚南塘甚余嘗過戚祠誦其鏤柱云元戎兩
度掃妖氛不愛髮膚殊死戰父老千秋嚴伏臘猶思離亂得生

還詞特悲壯

倭犯閩省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絹數百疋金花牙轎
併新造大舟六艘賂之去閩誌脩載其事志出給事林材手後
材起至鄉僚鶚孫給事大鉞誣劾之示報材疏述所錄傳之海
內所為欲蓋彌章者乎然鶚械至京竟免以賄嚴嵩故益深張
經枉死之恨

定海舟山為倭出入所繇道田最饒沃國初置昌國衛屯兵戍守
誠便計也湯信國以海外孤懸徙其民內地隸象山屬千慮一
失胡宗憲唐順之又中國海山盡處為陳錢山亦南北分隸遼

中之所

徐獻忠云倭刀犀利質本剛脆用大片毛竹擊之即折狼筓竹篙亦其次也傳倭有三刀法襲人只待人先舉不先舉則彼法無所施少林僧棍法最閭以倭犯徵至人持鐵棍重三十斤運旋如飛初戰屢捷後竟殲于敵盡聞惟俞大猷棒法為佳號俞家棍屢用破敵

浙人偏用福兵福人偏用浙兵一離鄉土勇怯頓殊誠怪事即戚少保募南兵守薊墩臺亦慣用所長意未必南全勝北也或云北笨較難制戚嘗閱南兵兩如注軍容彌壯為薊人所歎駭即

此南北情形可知

葉福唐稱秦經國先後破倭狎風濤如履平地自浙至粵紆折數千里舟行卧聽水聲即知某灣某港不差尺寸戚將軍自以陸戰見長若樓船泛海惟俞大猷秦經國二人秦仕僅終偏裨世鮮知者

吳悌按河南伊藩奉尺牘稱道交悌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交某天子憲臣亦非殿下所得交却之按親藩通刺例只書某王奉迎奉送用圖章不名此余經楚淮二藩所身見伊自襲體後竟以荒淫廢

郭勛罪自直一死坐通張延齡交結朋黨亂政律不足服其心鄭
端簡謂勛侯爵終當復論最平恕怪鄭當事日諸大獄多出其
手鮮平反即黃恭肅亦然威主柄獨操非法官所能堅諍頗亦
苦心碩難自解于後世何

世廟嘗云朕我於難者與開國同陸炳驟貴以此炳雖驍鷁能折
節士大夫每下詔徵廷杖者多所陰護即貶謫出金錢為治裝
觀前救俞大猷事可見其以師生誼經紀李默喪尤難及竟削
爵沒貲微亦矯枉之過

世宗信用陶仲文等一時妖氛踵見即禁中不得安靜有道之世

其鬼不靈非虛語也如仙桃仙藥從何來種、虛妄乃至分宜
邸第上樑亦有群鶴盤旋之異總點道士輩為之因思國初蔣
山佛會當復類是

陶仲文雖蒙眷不敢他有所干嘗薦所善朱隆禧旨報曰師言隆
禧可用有祖宗法在以朕計之靜為上蓋隆禧係考察閒住官
也上威嚴不測如此

陶仲文少師九年當考滿雷禮應考必加恩銓曹當為引奏非便
會陶年七十給之曰少師老宜自陳大臣自重休固爾陶信之
竟罷考不為奏也禮請不妨正碩以一羽流濫階一品躋五等

爵大怪事竟是何報

嚴分宜怙威黷貨人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職方郎方祥為武
管家有自刑部調吏部費萬三千金者人以國初沈萬三日之
呼沈官兒穢極矣以上見彈文攷姚夔家事時亦有反賊劉千
斤賊官姚萬兩之誣

王維禎年譜云嘗賦苦熱行有十二街頭不種槐之句嚴世蕃讚
之嵩曰為老父發嵩曰允寧目中那有若在按王於嚴素交叙
鈴山集推許信至嚴亦以其疎濶直致容之何曾有相左端譜
中反多此技拭

王允寧撰馬文簡汝驥狀云時少傅嚴翁為宗伯賢之又善其詩
愛重逾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王意欲以嚴重
馬乎更為馬類奈何

嚴嵩時以兩房制勅乏人奏改主事徐學謨郭東藩等評事陸從
大進士吳國倫等各加吏禮主事中書舍人銜分送兩房辦事
用制科僅見此或以供直玄修歟未幾各解直另授職去前何
大復亦一官是

世徒知趙大洲以宮諭兼御史出城宣諭各將士不效為嚴嵩所
陷杖請去不知後累起為戶部侍郎嵩仍陷之令出督薊州餉

藉口練兵與他日可連坐不行復被奪官前後凡再譴後著尤
危幾平邱崐九折

以嚴分宜濬汚尚知戒其子曰王時行一代偉人數著戰功家甚
寒爾無以常調困其兒云時行王大用字竟得優卹知此老未
盡昧心徐華亭語張袞惠兒曰嚴氏當國二十年制閹不入一
錢沒得完其身名者惟導一人耳猶使賢者得完身名知此老
未全毒手嚴嵩雅善詩文收羅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
者如薛方山自述為嵩所賣出提學未幾遭考察罷擢云初官
禮部嵩屢延談款待薦為浙文宗似無負薛考察本南道疏叅

李太宰默柄政與嵩何干嵩豈能為薛終身包管耶病緣功名
根未斷薛還自認過

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前後四高會矣尚乾沒不休
屈指海內鉅富首等凡七十家皆滿五百萬以上雖溧陽史際
最有名亦僅列二等之首驕盈可知噫自有道者觀之其何異
泥沙之直也乎

嚴世蕃貪黷狀云其父初來之知一日以庫神叫號欲得大貴人
為壓請嵩往拜比見駭甚罵不絕口欲削髮出家自首語近詭
然聞表州人始終不甚憾嵩

分宜逐卒賴方士藍道行偽乩偽乃不惡 世廟好神仙僅此得
力即鄒應龍劾疏亦先偵得藍筭書始發後世蕃欲以十二萬
金賄藍改書不從卒為所陷死有膽有骨邵元節陶仲文不逮
遠矣難槩以狡獪薄之

董份萬宋王材唐汝楫白啓常國史列為嚴世蕃私人啓常至以
粉墨塗面供其歡笑諸公或才學或門第均足自致迥異失足
匪人坐身名俱敗可為後鑒

徐華亭鑒貴溪諸城之敗曲奉分宜值倭警佯卜宅豫章為避寇
計有司代治第建坊與江右仕紳講鄉曲誼又結世蕃姻令兒

璫往來其家見珍異物輒曰我家亦嘗受此於是分宜坦然不
為慮卒皆反之屠長鄉詈華亭奸遇曹瞞誠非正論惟莽著微
有其迹耳

入閣只稱辦事嘉靖末袁煒入稱輔政時世廟疑嚴嵩稱輔政
隆煒也亦示將去嵩意惜煒儻蕩不足副宸眷無何罷尋卒或
云煒受世蕃金力疾為之圖維上覺俾致仕去于東阿筆塵亦
載華亭有授受謗

高·新鄭主試題上以民之東夷語為忌問內閣夷是何義蒲蘆是
何物徐華亭對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時方尚玄修

為意解固於此見華亭弄九手段亦危矣高後答徐書公昔解我於先帝有恩措是

高新鄭長禮部貴倨嘗以事詰責兩主政甚厲沈節甫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令掾吏以故事白且曰沈郎中云新鄭不能奪也上友不諂下友不瀆諒哉

徐文貞為宗伯陸平泉以編修與抗禮或疑孫月峰曰徐雖先六科止長六歲鄉黨禮固然按孫此語非是詞林不有七科傍生例乎例非合雖內閣猶無遷坐徐先僅六科與抗禮宜矣又故事必實歷七科以上如乙丑之仰視事丑非_也今人第以七科為

斷

世廟諭徐文貞劄昨秉一謂鄉居賊不敢侮見鄉忠誠秉一當為
陶仲文時封秉一真人故耳其諭及倭虜只云南件北件或逆
物華物小：風火變曰玄佑曰恩示忽問鄉齒與德孰高指禮
書歐陽德也奇奧甚難解

宮畧作劄詢文貞舊宮累有無理披簷天花板上有綿花數塊一疑
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害若或使之徐荅云宮擾已久恐非繇
彼所致一疑壬寅大變內有枉者為厲徐荅此却有理古云一
婦舍寬三年不雨况彼生而貴近沒受枉能無為厲但事在宮

中不知枉者是誰閔徐所條對如馴虎龍如調翁姬費盡苦心
徐文貞相業儘有可觀世碩盛稱其沮內禪輟南巡二事為功余
偏不謂然世廟聖明如許豈不知二事難行病中涕鬱故作
意覘嘗群心此不待文貞稍有識咸知諫止特文貞地近情親
舌甘筆婉挽回較易為力耳譬之魏鄭公獻陵之對所難及不
在是

大約徐文貞為詞林重於宗伯為宗伯重於輔政詞林以爭聖像
謫宗伯以請冊儲議祧廟幾遇禍意氣既張毅望亦美至輔政
後二端俱無所用之況嚴主在上愴僚在前內園自親外嫌自

表勢不得不少隱忍求濟齋黜土木從是侈矣却妙在遺詔一
著曲終奏雅亦天意有以成之不然其異於阿世曲學之儒也
者幾希

初嚴嵩逐上尚慮徐階未樂奉玄陽欲傳位裕王退老西內及階
唯從始悅旨云有再言嵩者併鄒應龍論斬以林潤疏戮世
著籍沒貲產必如額如無即於潤及撫按處追補辭極危慄盡

思鄒林二公報議之難

楊博自為職方郎以才見知羽書倏至特遣中使扣楊郎中宅召
之嘗語左右楊博好官仇鸞何屢誣再必治連擢為兵部尚書

稱委任矣會虜入犯進議賞博更云不賞博或積後釁如丁汝
璉何寺語聞之膽裂

諭徐階傳繼不可久延恐後艱醜耳昔有父等之怒今又非昔比
意深疑褚邱危甚階伴不悟其指婉辭對併不敢靛及但以今
人賢孝為解旨賢孝難必遂奔昔成祖仁宗事若惴，有意外
憂

親王出閣講讀官用簡討二員待詔侍書各二員簡討於進士中
待詔於教官中侍書於舉人監生中各選用惟嘉靖褚景二王
出閣，臣議事體微有不同特用見任翰林中書官寓優隆儲

貳意而亦不敢發言直云二殿下業長成非往時幼齡之比委
婉具見

世廟於禧景二王冠婚講讀俱一體有請分別儲藩者輒怒罪之
旨云人無能勝天二子只依本分諭閣部大臣毋悚細邪毋逼
君即二王歲時請朝見報罷蓋惑於方士之言疑亦本雄猜性
吳宗伯山力持唐應德卹典雖稍過知爾時唐輿望未孚其沮孫
都督孝子勑夫人節婦之舉詞亦傷慙惟於得景王之國旨即
具儀注笑日行最赴機敏初分宜非上本意尚尼山姑留不可
上尋以是銜山

林文恪濂充景王講分宜頗垂涎其大父文安公所傳寓邸諷以
故事王之國當從濂不為動或為解曰親王用詞林講讀豈亦
故事乎獲免一邸第傳三世詞林祭酒信異事又見當時過優
崇景王禮有耦嫡形

陳修撰謹以冊封領使節還謫惠州府推官國法殊嚴抑亦柄臣
忌之閩福郡狀元自馬鐸李騏龔用卿及謹俱不登郡貳卒後
翁正春始一至唐尚書

侍郎陳省晚以撫楚附麗江陵欲蒙詒其初按楚實著芳世廟
詔決幸承天舉朝爭莫能得省疏至盛言楚中災沴流離狀遂

輟行即徐文貞亦心德之嘗戲舉諺語為謝計其人英敏有濟
變才宜江陵欲適得為用

海瑞自縣令陞府判仍調簡其得擢為戶部主事本徐文貞援引
力復嘗一疏美文貞歸曲新鄭旋悔之撫吳日絕文貞子姓不
少假也此公故未易以德怨論

海忠介下獄擬子罵父律無敢救者僅一司務何以尚而辭旨謬
悠不為世所稱稽徐文貞之知忠介寔薦自耿司徒定向楊中
丞豫孫海疏上楊貽耿書云吾為若薦此君驚悸喪魄者踰旬
也卒得領繫不至沈楊繼盛沈鍊後真聖恩海想亦自分無復

生理

鄭王厚烷上 世宗四箴十連珠甚奇英主威加海內四十餘年
所恨不能平又不便直決者惟王暨海瑞二人耳瑞辭激直
翹上過王辭緩隱刺上心遂囚高牆者十八年歷西漢諸分國
賢宗未有其比

嘉靖末購紅黃二色玉不得至出內府耳黃玉刀缺一具示尚書
高耀竟鮮貢者玳瑁珠寶石求徑二三寸者無有所進龍涎香僅
數十兩雖無關盛德亦見山澤之寶漸窮無論前代幣藏充盈
即宋高孝朝尚有餘玩

御史王大任姜儆奉命訪求方外士能修玄通符法合長生藥者
還報各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歸大任在朝不為詞林所齒
迄慚沮去此亦議禮之濫觴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若隱為張
桂結局然異哉

世廟遺詔讀者感泣此徐文貞旋轉功或謂張江陵代草未必然
江陵無此寬霽亦傳陶大臨嘗與是議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

國史唯疑卷之八

隆慶 萬曆

穆宗在裕邸母康妃薨禮書歐陽德援 憲廟叔妃例為請詔準
鄭賢妃淑妃 孝宗母鄭賢妃者 上諸妃祔葬孝潔后陵側
者也德乃損益二儀行之稽祐王元妃李氏薨不稱薨曰故亦
為殺禮

先是穆宗位東朝康妃服未畢元子生 世廟弗憚諭嚴嵩禮臣
得無言乎嵩陽為盡無復之訊諸朝士莫敢對尹臺曰曷不舉
孝慈錄序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語乎嵩以開始釋禮官通古今

決嫌疑政于此等事得力

裕卽例於常祿外有所需積三歲弗給嘗甚承奉爲搜王帑得千金更貸之中貴益五百金以王命謁嚴世蕃致爲世蕃攸然受之屬戶部卽予三歲給時謗語人曰天子兒尚行金我世蕃罪不勝誅亦見與適之有觴重較然也聞 光廟潛卽時每亦多所請貸

陳文端以勤初同高新鄭講讀裕卽時裕景並建邸小窺伺自楊繼盛有名問二王之說郭希顏立儲疏繼之並得禍重嚴嵩意頗遲疑一日命其子致二公屏人語曰稍聞殿下有感志謂大

人何高未及茲陳遵曰安得此言夫國本默定久矣命名從元從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諸王講讀只用簡討今間一編修獨異他師示崇重相意也殿下每謂尊公社稷臣安得此言嵩乃安按陳此著最中窺得力詞婉而辨

登極首開經筵例用閣臣二員進講隆慶元年徐文貞講大學李文定講尚書見徐集中攷徐世經堂集如大行詔勸進箋卷首上尊謚冊以及恩赦條疑頒賞數目俱脩載焉全部掌故真負經世略者所宜究心

穆廟方改元間中四人各擬二字進竟定號隆慶出高新鄭擬咸

知上意有屬高故潛卽講臣夙承恩遇其出為祭酒也上至更
咽別時徐文貞亟去省後紛紜

隆慶初當祧廟給事陸樹德請毋祧宣宗而祧睿宗以舊所建世
室奉祀最確論也格不行將無以子改父孫議祖為疑乎其後
余繼登宗伯請實錄中罷睿宗帝紀準德懿熙仁四祖例事附
載嘉靖初時在萬曆中年去稍遠得伸其說今實錄業經改
正

世廟始銳意祔孝烈后太廟預祧仁宗比隆慶中禮臣議孝烈后
非元配請移祀別殿竟以孝潔后升祔禮萬世經也非可為至

尊仲趾即睿王芝宮日膳累世猶供當時亦可輟舉疑有豐昵
嫌

隆慶初罷祈穀禮罷帝社稷祀罷季秋奉睿宗配享明堂罷王芝
宮祭告本高宗伯儀議先是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記穀于
太祀殿十年改于圓丘十八年改于禁中玄極寶殿高議仲春
既祭先農漫祈穀禮失則黷况禁殿遽密陪祀官宵分出入非
便罷之是

登極賞軍自正統元年始世廟以入繼賞倍之遂沿為例司農
困不支高新鄭議於四百萬中裁其半徐華亭不可高任怨徐

專任德按此亦相傾軋一端

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爵毀其坊牌墓碑下方士王金等獄
論死極快心事高拱為金訟寬改成拱自欲以危法中徐階非
從金起見已也夫金即不得坐凌遲律妄進藥餌榮惑先朝遂
免斬可乎後紅丸議類是

高新鄭面諄徐華亭先朝齋醮土木皆經公手胡一旦驟背之徐
荅齋詞固我罪独公在禮部時有疏願効力齋壇先帝以密劄
問我拱可許否劄見存高為類赤兩公互發陰私傷雅道去唐

世宗得海瑞疏怒甚抵之地已取讀悔恨邑：諭徐階欲於南都治別殿棲止以避瑞其署瑞只曰書物聞楊宗在東宮私命錦衣母死瑞容言納諫自帝夙心其後迺有詹仰庇鄭履淳李已廷杖事若或激之

隆慶初以言官數肆論內閣為詳覆徐文貞擬錄諭示令省改而已不加罪後復有所及擬旨聽諫朕懷昨諭有謂自今宜審言以稱朕意節：見文貞詞獎苦心亦傳諸言者多先朝得罪臣起驟貴有強仇跡

徐文貞在 世廟中得旨多溫 穆廟中得旨多咈固緣老臣執

奏動忤聖懷亦時異勢殊無盛筵不散之理其准致仕肯僅
馳驛去別無恩賚李文定等為請始脩去國之儀當日待勲
舊禮亦少靳云

徐華亭雖独相又自 世廟庚戌虜警面對後罕親天顏嗣事

穆廟值虜圍石州講筵中略詢數語而已吳縣太倉亦僅一再
召至四明福清絕響矣視近年平臺煖閣召對頻仍洵都愈
後再見

方高新鄭失勢舉朝咸附華亭詆庇高不絕口意豈知未數年即
有翻覆之局哉於是夙昔頌華亭者復改附高至劉喬庸曹

大望之踈群目爲邪黨抵死推排聞道長安如奕棋信非虛語
江陵後益驚然矣

陳南充出處著明詳許顗陽誌中亦傳所條奏六事頗於吏部忤
新鄭恕故屈其奏不行因引疾去其後諸公相繼淪謝或得禍
陳独歸然徜徉山水間父子宣麻遂爲國朝世家盛事度其人
以德度勝

高拱趙貞吉自內閣出兼吏部都察院事免奏事承旨憑其威力
察斥異已言官權既敵聚而相詬官制之變未有甚於斯時趙
卒爲所逐始發憤疏攻其短使趙不貪綰院章以責高何辭同

薪求止滯得乎

徐華亭晚家居厄於蔡國熙輩三子皆繫獄論戍比自群小阿奉
政府而報怨圖未必盡高新鄭意高雖粗禍而意氣頗磊落觀
所予吳中當道書可見

王弇州以高新鄭之持其父卹典也叩之徐華亭因得次而德首
輔傳叙高多醜詞至誣以賂賄即如順義款貢事何等大功僅
一二語反之孫月峰謂語出弇州多不足信然文士視名臣
分量終別

首輔傳故事給事中期望入閣揖授士儋對衆詰韓揖云、高拱

非之殷怒幾奮拳按給事中無朔望入閣禮惟閣臣上日一至耳豈今昔異欤楫故高門人橫溢論事過當其子燝後至首揆即蒲州相

安慶激變知府查至隆遠問業推新守某高文襄謂如吳愈長驕軍氣紀綱不立請仍釋查還任新守改推以粵潮州守侯必登治狀加從三品服俸後必登為院道許奏擬罪但量調他省而已的擔當國是妙手

谷殷總督書云粵有司將領為撫賊所愚聞有稱賊首為翁與對坐歡宴或授以侍教生刺者噫今去文襄時愈異變態百出豈

旁如前刺已裁誦之慨然

款貢議起當局諸公咸異事先全慮有破綻枯高文襄謂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完全明將他日渝盟端說破使虜無所要挾士大夫無所藉口膽識絕人遠矣當時順義雖就封陰竄其子黃台吉弟老把都東西講嚷亦殊有操縱賴諸公應之著：中竅終歸我戎索未易言也承平久備之弗圖反歸咎款貢誤國更而耳食

倦菴款貢成內倚輔臣外籍督府却妙出一張蒲州四維得新鄭江陵飲而於王崇古甥也往來郵致完此鉅功殆天意乎張才

奇快所勞盡具中機宜：為鄭楚器重嗣是相多用南人奄然
文儒使倆矣

王崇古方逢時吳光初仕皆落、動遭疑謗傳逢時令宜與南弱
剋往訪唐荆川不甚執後進禮荆川弗之善也屢移調被劾偶
楊太宰憐一見以福將奇之迄同二公建鄴遭陞勲施爛焉大
度士故難皮相將無荆川猶囿於域內之觀也乎

高文襄之於趙全胡襄懋之於王直初皆欲護其誅用康倭虐其
得彼隱情為朝議所諫止末世難行此度外事倘疑別有所為
則謗謗隨之矣終著數非穩

趙文肅倡義改京營設勲臣文臣各三人同稱提督時頗譏其非
便未幾以給事溫純言罷止設總督協理二人如今制溫疏云
弊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極言
言中竅

有議招南兵十萬于張家灣者趙文肅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
營致大變今延堪建十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燕薊舊戎馬地
豈藉南兵當事悟始移練之薊門時謂得算後薊歲修敵臺系
千座文肅更執為徒費則其說非也薊數十年不被兵威繼光
功詎容終掩

趙大洲以雅講受知業徙為南禮書上忽問前講書老者如何不見得名還尋階大用而以林燠代調南想趙庚戌抗諍事犹懸宸衷惟林忽中旨詢何解傳或陰間之亦云趙得大璫陳洪力事秘莫明

陸炳與徐階孫陸吳鵬並兒女姍有謂炳沒資產他寄者籍沒炳旨出高新鄭筆將為株連華亭地機最深隱高每慨先帝所用人所行政未必全過炳独非其一乎毒機陡發不復顧前說之連聞趙內江亦以是咎高

吏部當考試尚書楊博屬侍郎王本固擬題有家人同吏胥先期

竊題為奸本固覺之具狀自劾詔法司治其家人吏罪本固勿問法自寬在今恐難免累及

雷禮乞休以忤端膝祥故時謂禮在先朝用興造土木功致通顯屢經指摘至是自知不滿清議挾詐沽名自尋好題目去雖刺心之論頗近深文作去恩禮稍畧給事鄭某猶以為請似與論亦未盡非

葛守禮始不從華亭攻新鄭中不從新鄭阨華亭及王大臣獄起又寧拂江陵怒終全新鄭立朝本正直忠厚其斯人與方吏部尚書缺序當葛江陵曰葛公正人也然少通變越次用張瀚屬

強辭安見萬不宜是選

馬自強選庶吉士舊以年長者總領諸務曰館長人多懼年避之
馬年在數人下独不避綜理周惟殷望繇之起余意固避非也
固長亦礙然屢有犯是者

林文恪廷機自南祭酒卿太常擢二工部改禮部旋爲南工部尚
書時詞林不以從他部爲嫌其父文安公瀚故南大司馬然文
恪望其子文恪燦亦卒正宗伯席

林文恪歷舉一時邊將如梁震貪而智于叔營楊照傲而勇于赴
敵周尚文嫚罵而仁于撫士評牒各當所陳脩邊七策慨然有

封狼居胥意致陸文定宗伯致政江陵詢孰代惟舉萬文恭林
文恪二人才器可知

羅萬化朱賡張元忭少同師里中俞侍御某相友善戊辰辛未羅
張連擬大魁朱後官一品傳為盛事張舉南宮出羅門往來講
釣敵禮不稱師云此生知己寡不忍一旦棄之寧冒矯抗嫌不
辭讓者亦以為難

為人後得封及本生為之服自諸大綬始著為令諸直講惟日旁
侍某璫忽病發幾喘承視滿殿駭愕諸講自如若漠無聞見者
時服其養稽顙與十數年間連出諸羅張三出元俱賢即諸榜

第二人陶大臨品亦稱

許文穆國少讀書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傳言
此碧鷄也相傳唐李翰林携來前惟舒梓溪狀元一見之因出
所藏圖繪示許喜為賦碧鷄篇頗自負事奇鷄似無許靈且壽
千百年一再見理

趙錦以劾分宜逮斥為民起撫貴州道分宜睹屢沒權厝道旁為
咎嗟徘徊屬監司護之乃去後于官都御史日訟江陵寃併反
世蕃非真叛狀怨用德報毫不以愆事桀桀胸中恐聖賢復起
視茲亦復何間

海劉峰論治道尚富強謂霸以速道悞天下儒以遲道悞天下害
苛耳天下事有迂腐聖人耶見與張江陵合江陵推轂海以是
海論學每右陸左朱有朱陸辨所行事亦半在是非間如海性
直往直來却正受陸學累

戴鳳翔房案一議及海瑞至為千古詒端余讀給事舒化疏海瑞
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煩碎切切於片
紙尺帛間以難遇客恐非人情如瑞事宜與兩京清秩非惟全
地方亦以全瑞舒論恕而公瑕瑜互見即海應心折何良俊遂
直詆為風癩過矣

周怡業以給諫抗言繫獄穆廟初遷太常少卿復上疏忤旨調金
事難矣每見舊諫臣事白起家多委蛇失其初節未有如怡之
百折不悔者尋得轉為南司業亦奇

詹仰庇初言宮禁事衆為危之僅報聞而已次摘內監寅緣侵漁
弊遂至廷杖可見匡聖主易觸近倖難詹後一起為粵叅藩復
以忤江陵歸十年不調江陵故嘗草救詹疏何致參差豈鯁直
論終非所喜耶

張給諫論京營積弊云安定門外砲散徒為誑費朝廷糧賞之
具語最深切按京營操練日虛費火藥近千金真可惜預寶無

法罷之雖有總提協三臣事裁總監協理僅脩員而已或嘲為
不內不外非文非武云

張棟論蠲免錢糧蠲存留不如蠲起運存留如俸薪庫糧之類額
本難減蠲之僅虛名惟蠲及起運斯為實惠倘慮國計詎或損
其數蠲五分損寧三分如十金納至七八兩推算全完法妙甚
然非所語於今日

魏時亮疏云費縣令楊果一吏員出身耳立杜倉法能使蓄儲徧
野新城鄧元錫未鄉舉時一秀才耳損穀勸分法亦行於各鄉
言社倉法之善也按社會宜聽紳民自收自散勿與以官府若

疏請通行則擾害隨生矣詎見各郡邑贖緩積款有升合在即
鄉兵保甲議亦然

蕪士潤吾邑人自吉水令擢御史曾同亨誌其墓謂吉二百年循
良僕見當非謬語稽邑先輩如丘養浩餘姚陳道基嘉善池浴
德瑞昌劉會蕭縣並有去後思先高祖叅政東石公令武進守
松江亦最永樂

魏時亮疏薊鎮常套在于守牆宣大常套在于擺邊力分勢詘易
致虛弱至大同各堡開納虜月錢有遠限行票催取皆叛民板
升革教之事在未敷市之前

遼東土蠻援俺各例要貢撫臣張學顏不許曰虜款而得請是羈之也重在內蠻通而興和是媚之也重在外：將不可久遂發兵拒走之俺各聞益推附焉張此舉有虛有實得敵東擊西之勢高文襄果不謬知人

譚綸疏請以薊鎮主兵專責臣綸與戚繼光分練勿使巡按巡閱御史摠與其間今督撫曷易為此言乎竊譚意原欲練主兵罷調客兵不盡倚義烏六千君子

譚二華撫薊鎮緣塞修垣跨敵臺其上金湯屹然歲糜金錢數亦稍滋焉方金湖遘時弗善也謂臺徒侈觀耳勞費曷極及入代

譚本兵請樂停止二公皆偉人練習邊事顧所見枘鑿若此時論頗以譚爲勝

薊募南兵自威武莊始卽臺爲家妻孥並栖止其上守瞭最勤食糧亦最厚或疑戚過優南兵古不稱漁陽突騎乎然自唐毘陵閱遣葉醜詆薊兵奄然暮氣矣王思質豈不樂練士者哉意與戚同按此又稍異譚前疏

張家口本荒徼初立市場每年段布買自江南皮張易自湖廣督撫王崇古等議吏部落多錢糧有限因廣召商販貿易號民市無收其稅充諸將吏康需時真有胡越一家氣象後幾議設

統璫梅國禎特再疏止

俺荅好佛願繇三娘子聞番僧說以夷虜為六道下等雖努力淨
修尚須數劫始成度或得中華一貴人依之庶同華人三娘子
懼緣此內附益堅其初求貢詞云靈官算卦彼中大頭目有災
惟款貢可免可見虜信禳祥佞倖：本胡人陰類自西而北若
棄其衰運入之

虜款請銀印鉄鍋可耳嗣乞誦經僧乞畫工何為云欲繪三十二
相為天子祈年詞特溫謹致馮時可集云貢市不惟弭虜亦弭
我兵往年大同卒三變皆挾虜勢既內款無可挾者即不飽不

敢報譚真福利遠

劉應即總督薊遼以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費輸輓請濟湖白
二河北抵密雲西達華華歲所省不貲河西務城亦出其手又
欲斷遼外露靈山內屬俾徑直易守又請濬膠萊河皆未就罷
興事立功之才故當推之

王宗沐力主海運議行踰年偶壞運舟七艘朝議沸然罷王原云
事關利害非若出諸袖中移諸枕上可保毫釐無爽者也然竟
難決行未免以運卒性命嘗試

張佳胤修独石三城虜酋青把都偕其婦太松咸具牛酒犒士先

是俺答亦寄教督府云治邊牆無益也莫若繕城使虜反為吾謀時南北之交方合

新學顏疏云欲京軍強宜試以戰即未能戰宜責以輪番戍守京師去宣府薊鎮總數百里以京營九萬軍輪二萬往戍是九年而始一遇未為苦也不數年輪遍將京軍亦與邊卒同其勤撲禁旅遠征恐貽唐人神策之變即邊兵入衛亦非制且慮饗生惟用戍近畿每歲惟防秋三閱月耳事畢仍回營法較可行

居庸以東南山一帶雖隸宣府踰險即屬薊鎮矣界於兩督臣之

間易致推諉楊襄毅議宣薊二鎮互相傳報為是而葛端甫守
禮直云守南山薊鎮事也與宣府何干衛空山而棄實寨非算
爭之甚疾

宣鎮本色素匱胸或議從桑乾通運按桑乾水迅急而濁號小黃
河且下多沙石舟運為艱自霍司馬冀業云經盧溝達彼中未
有能詳其說者矣盧為水黑色名

薊門以匹馬不入為功觀薛三才疏往威繼光鎮薊西出塞而兩
失利朝廷置不問地限之也知威亦非甚得意於薊時遼將李
成梁屢立戰功威慎守而已

邊將以厚養家丁取勝如馬永梁震皆然威少保疏謂家丁威而
軍心愈離矣平日以營軍供其後聽其腹削馬被驅馳有急則
專護主將出入已耳亦一說

高文襄名知人善任独與楊襄毅不協因其獲留龐尚鵬傳旨詰
責勒致仕尚鵬後協理內臺亦以移江陵書申救奪情得罪諸
臣爲所惠被劾歸時別用一種鋒疾犀利才無取沉篤稍傷優
禮老成意

譚襄敏得陶真人術善御女與江陵交好其家居聲伎自奉增損
海內曲調儷之和平號四平腔至今優人遵用之譚負經世才

分其餘使猶爾多通自云十年不泄晚御大同女而敗逆不起
可為後戒

楊俊民初為禮部郎有詔賜戚里黃門趙名宣給楊曰此內賜也
宜於迎和門頒之非禮官所得與上聞是之禮官守禮又名臣
子諸習舊章稱盛事

以歸有光之才十上春官初為張文毅賞識舉鄉試第二文毅再
與會試陰索之不獲晚始為余文敏所收高文襄喜曰吾真得
歸君矣以限年不預館試終太僕丞嘗一掌問中制勅文毅贈
官誥竟出其手

歸太僕送人計偕文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
立具此安從得之哉語絕痛誦之汗浹其所紀郭義官馴虎事
非復恒情豈晉郭文後耶湯顯祖唾麤賦同是文士寓言陰有
所況殆毛穎黔驢之喻

葉春及論舉人乞恩就教職云凡物之可乞者泉布耳明珠大寶
未有乞者也此何任之而乞與之葉卒亦就教又云進士舉人
貢生分別如人初生執而姓之曰某：遂以爲某：而已豈故
有是哉亦有激乎其言

御史許開造述其父給事相卿之言曰中國文明地每歲值丙午

丁未火盛極而變性：多故稽往牒屢驗憶來人旧有此論相
卿蚤歸隱屏絕交遊邑令為樹檟當入謝以五鼓啟城門入令
卧未起北向再拜去

陳子陞舉從祀諸儒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人今独遺蔡
非是宜補入其薛文清從祀議初力持不可者惟鄧希顏一人
好惡拂人之失驗是益信

誌瞿太僕汝稷者謂其父文懿晚猶近色汝稷雖強諫第持其父
衣袂而號文懿曰嘻我知之矣語有軒輊以譽子故疵父非舛
聞劉鳳先賢讚云景淳以度勝末乃眷：居室非其意哉將無

微有其迹

孫文恪陸夫人楊氏善詩撫四子皆成進士至大官季子鑣嘗戒其友曰幸以札來者毋說毋謹歷吾母而後及我慎之也稱本朝內德吉祥第一

王世貞公登郎署值嚴氏跋橫之際其父忤方拮据危疆不思自謹戢輒以浮名譴語流傳詩酒間致鍾家禍少年弄翰墨之過至是極矣末為江陵所知開府鄖陽開所條陳頗不當太宰張瀚言其狂不諳吏治被謫去卒正南司寇席時亦不宜以刑官處之枉傷其心

李于麟傳首言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麟文擢冠諸生而
其後偕王元美交口訾晉江毘陵何也王無論李独不少為旧
學師地乎知己誼云何

馮時可自負甚高與王元美不協即徐文貞其鄉衮父執也亦無
美辭自云平生不作壽詩輒章雖尊者不敢承其無贊而丐雖
親者不能應恐諸名家無此矜激惟所撰倦菴志古鍊學左氏
信奇作覺元美傳差遜

凡擬人必于其倫王道思序唐荆川集謂江左自李札言偃之後
惟唐一人涉過譽吳中閏然薛方山荅王槐野書吳如唐陸費

宋范仲淹卻浩非盡乏人唐豈得偃然其上乎恨、意具見唐
亦有自嘲詩力希顏氏何能望竊比言游未敢安爲王序發也
又文章未出土風外人品猶纏習氣中大都不自得漫爲之

辭

王元美嘉隆首輔傳多所刺譏如李文定張文忠其同年嚴文靖
申文定其同里徐文貞爲白其父枉雅有契誼亦斷、不輕假
也韓退之畏人禍天刑宜矣

神宗初冊立次日受質徐文貞紀其事曰東宮廣額豐下印堂甚
潤兩額高聳色瑩如玉步自文華左門入凝重安詳時朝賀及

執事者幾萬人碩脰了無怖色論徐曰我讀完三字經了曰先生每辛苦者三請回者再見者悚然五十年太平有道之長端兆是矣

高新鄭踰去國誠非其罪生平好貽藉人如李興化陳南充趙內江殷濟南羅歸機皆自高發之好勝遇敵物極必反亦其報也且江陵所為制高者即高前策但用之加狠且密耳昔稱撫張為傾危之士諒矣

方高新鄭册免百僚嚴班在朝目相視魏學魯獨大言曰冲主踐祚首逆一顧命大臣宜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草宜宣示可謂

義形於色慷慨有大臣風矣竟許江陵去卽其後緣事憂卽就
達論者究之

張孟男尚書為高文襄夫人猶子高當國日固自遠繇治中徙部
卽已擢丞尚璽歲時一起居姑丈而已比高驟逐無敢送者独
躬執簞食胝脯祖之郊士君子立身本末當若是矣得昔賢脂
習畦麥遺意

高文端儀故長者其語文襄曰天道六十年一周正德初劉晦菴
河南人謝木齋浙人李西涯楚人李陰通劉埏傾二公今復爾
矣高蓋自比餘姚而以劉擬文襄李擬江陵各卽其地言之也

感慨深配合亦巧

趙文肅意輕江陵每語恒曰非而少年所解或論及經史玄禪笑曰妙理何易談而但知韓柳文耳文肅自負長輩宿儒顧亦不知人甚矣不見華亭之初謁新都江陵之初謁華亭即津：許以異日所至乎

萬曆初以尊養慈闈內用稍溢每歲於金花一百萬之外宣取太倉光祿寺銀兩幾十數萬司農張學顏執事甚苦時江陵独無言及意費微且懼失太倉權耳閣部體稍殊姑使部臣得盡厥職亦妙寓操縱

朱鎮山衡尚書工部屢奉旨建涿州橋脩太山元君廟俱力爭江陵邀語之蓋少將順答曰身與公事體不同間臣以變調為職機在挽回部臣以典守為官法當執奏江陵默然按此同前事故隱在江陵位置中

御史景嵩韓必顯劾兵部尚書譚論宜罷以陪祀咳嗽聲為詞旨嗽小疾本兵才難得託間嵩奇要用何人會同吏科推舉來看嵩奇詞窮伏罪併吏科推遵並降級調外而以失儀奪譚俸一月處分赫然見江陵霹靂手段抑言官姑薄責焉可耳遂降調法亦微過

王崇古自宣大總督召管京營言官猶議及請留再任旨朕朕念
邊臣不欲竭盡其力且著回京用便推堪任的替他似此舉錯
明勞逸均邊臣那得不為心死

神廟嘗於講筵暇詢建文君出亡事因江陵誦其流落江湖數十
秋之詩慨然興歎命寫進江陵云此亡國辭可為戒不足觀也
另錄聖祖皇陵碑以進又一日灑宸翰賜江陵大書八字既稱
謝附奏帝王之學當務其大如漢成帝能吹簫度曲梁元帝陳
後主隋煬帝宋徽宗寧宗皆能文章善畫無救亂亡信不在區
區技藝間也語徑直當日冲主虛懷老臣納約狀猶可想見

神祖初嘉意學問每講讀無間寒暑十年之內四書經皆講先更
命講詩易禮記聖學緝熙之盛昔未有也如帝鑑圖說祖訓類
錄仍輔臣躬自進講所賜講臣金幣無數鮮筍藕楊梅枇杷之
屬不時頒賚視近制迥殊開宮中教學講臣罄折狀覆講於慈
聖前實躬督之云

御史胡濬請於放宮人內云唐高不君則天為虐時 神廟冲年
未選婚慈聖在御此語何所指狂瀆不倫得黜為編氓幸矣又
紅顏執扇之歌援亦傷褻

神廟偶一夕飲醉佩劍進刺下某宮人髮枕二內使幾覽慈聖聞

之晨屏等珥尚青布袍聲言欲召閹部大臣謁告太廟廢上立
路藩神廟懼跪泣久始解侍璫客用孫海等俱杖斥時中外
勢合叔制冲主無過苛勢極思奮以致有後來籍沒馮張之舉
卽慈聖當亦悔之

兩郊分合祀議江陵意主合祀如云冬至極寒裸獻於星月之下
夏至盛暑駭奔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勢俱
窒礙難行亦爲近情之論

萬曆五年大婚成慈聖諭是歲暫免行刑輔臣執不可竟論如法
稽宣德中嘗以東宮千秋茹赦雜犯死罪以下曰徒卽大喜傳

刑未為不可緣江陵持法嚴歲決四有赦郡國吏讞獄不及格
往：被讞致紛慕多致為能夫死麗于罪豈定多寡其根何處
種來宜有身後報

以互市馬不服水草從御史梁許議變價貯太僕寺後復變買種
馬殆盡萬曆初周庫充盜以此其實壞舊制釀隱受功罪各半
余邑蔣公德璟屢舉為江陵外

張江陵不善講學名色蓋懲徐華亭末流之弊抑浮薄輩諸知己
每代剏明即江陵亦云真好學莫如我者卒視華亭身名何如
此吾人性命歸宿所關著一毫意見遂生尤悔直須慢騰：地

寢食其中

蔣道林罷官得旨既定講學蔣信著回原籍為民時當國方嬖講徒亦不復為經綸計矣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稿遲二日始行歸從講者愈盛

叅將某被論賊私部賊獲私無據止性氣乖戾招尤耳旨曰將官若要性氣和平便是狡猾悞與之流豈堪任使詳語意過激非當或藉以厯世磨鈍耶

薊督楊兆為戚繼光請加秩故事總兵著邊疆勞六年始得題請進秩戚以秋防叙陞甫二年耳不許見江陵用戚殊妙有控制

非一味姑媳為恩

江陵自云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者再三所往復遣鎮督撫書牒如
灼照大家悚服樂為盡聞自養有標振人分布各邊耳目最廣
往：有旨下邊將尚未及知者所資給良厚徐文貞高文襄皆
然後那得有此心力

神廟初年主權尊吏治肅清賦早完郵傳鮮擾太倉粟支十年太
僕金積至四百餘萬不可謂非張居正功若逆氣馭赫張城府
深阻必奪情必紀子上第必杖戍言者必擁護諸諛已姍親稍
有識未肯為也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蓋天奪其魄

矣

江陵最能知人用人攷在事如薊遼宣大俺荅貢用王崇古方逢
時吳允達東王杲擒用張學顏嶺東盜平用殷正茂嶺西羅旁
徭平用凌雲翼四川九絲蠻平用魯省吾河工成用潘季馴部
院用楊博譚綸陸樹聲萬守禮等將則戚繼光李成梁所取冠
多士則節以讚張元忭蒸：盛矣亦其時冲聖慈恩百官總
已得大行其志然亦惟能用幹濟博偉之才不能用風操耿烈
之士功以之集謗以之生幾幾乎魏弱蒯李玄饒之選
也

辛未庶吉士或以細故毆詈吏部掾、走訴之冢宰楊襄毅楊
怒聞之、聞江陵亦怒、札館師分別調降諸吉士、爭自白、王祖
嫡奮言以吉士毆詈部掾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人名上聽
處分、否則独坐某何乃紛々爭辨、為詞林羞、館師馬文莊稱
善辭、上江陵意亦解、卒無所問、王辭義自正、楊襄毅舊德名
臣也、亦為是歛

陸文定起、大宗伯入都、江陵喜不俟其謁、聞即趨詣、猶以前輩
事之、詞林禮數舊如是、未幾陸竟致仕去、總性格非合、聞江
陵宴陸數易新衣、令人整刷鬚鬢、示更新、從時宜意、江陵亦

癡柔何以浮榮喇清節士

無論陸宗伯介恬即其兄亦誼士瀕行餞之曰出處有義汝宜自
斷於心若二雛者惟望汝顯榮可資藉耳慎勿聽也二雛指已
二子誦之令人有賢父兄之慕

張元忭以星變陳言救其給事御史授揭江陵所內傳語曰如此
門生十五年即望代我何見小又云疏上我亦不為若地張曰
待為地者不疏矣徑出江陵曰是且病狂矣寢不報怪張疏亦
無甚櫻鱗何怒為

江陵語簡而盡張陽和為其父太僕訟寃而反覆數百言僅答曰

人子之心無窮量予冠帶而言例間住官封典不及張後復疏
請至奉嚴旨責諫志亦可悲

湖廣巡撫方廉私餽給事丘樞銀五兩樞奏之廉坐閑住樞居鄉
力却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積所却數百十金
請抵所逋賦樞大怒江陵嘗曰此君怪行非輕德也真定評世
不乏是怪物

江陵取與頗嚴陳云登政府以來所却兩廣諸公餽寧止萬金若
焰嘗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稽兩廣總督如凌雲翼殷正茂劉
克誨陳瑞四人並有墨聲官並至尚書謂全無情面未敢信然

陳省撫湖廣跡亦類是

魯省吾以阿附江陵蒙詔無齒及者其先平九絲蠻寔建功趙文肅初憂蠻禍江陵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以魯薦迄如所言度其才當奇勝

張瀚自南司室躋冢罕非望所及江陵特越次拔之為排葛守禮朱衡地耳瀚宦跡詳劉臺疏中奪情議起瀚不敢謂是也趣罷去俛全其名始終得江陵力

試御史理刑越年始實授江陵最稱總憲陳炯謂試卷一一親批所駁最以招擬為準不論章奏以章奏人：能之若招擬刑名

非素寃心不可矧復阿江陵意劾御史趙應元為王用汲所詆
濫倒可知然聞其初年頗亦矯饒嘗避其鄉分宜失告歸者累
年

徐學謨初以禮部郎入直撰玄得分宜意出守荊州力持沙市議
抗景藩復為江陵所知其人能文精吏事嚮用非忝但還職躋
宗伯覺破例耳江陵敗亟結婚吳門自固楊太宰魏至欲舉徐
自代卒為諸言路刻畫去

王大臣獄江陵為楊博萬守禮所持以達馮瑞業悔之訊日比部
郎鄭汝璧察令攜大臣暗處剪其舌或云瘡之臨期無一言趣

素市江陵縣此才汝璧改儀部復改考功大臣故是陵章龍原
供自威總兵所來

成國朱希忠薨贈定襄王江陵實主之驗封郎陳有年給事陳吾
德疏諍不聽各罷歸柄臣舞禮宜得禍此魯桓釐所爲災也希
忠與其弟希孝同時位三公頗恭謹然無他材能沒叨殊典爲
熟臣稀觀之遇

武清伯李偉以慈聖父戚之尊亦爲馮保壅江陵鈴制嘗以小過
誤幾革其爵太后特召至宮門遣內瑞出責數之不知江陵標
何道能使宮府同心尊親聽命惟其意所欲爲無待異日有讖

業垂為寒心矣不聞威震主者身危乎

請廣閣員不用吏部廷推即委江陵手故事入內閣曰同某等辦事至是直曰隨著元輔居正辦事恂恂若屬吏矣其歸葬也仍勅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元輔處分尤駭人幾伴食於三千里之外

江陵夙負精鑑其推馬自強申時行入閣自強性抗直數與相左自分非望人謂江陵茲舉稍不易云惟驟拔張瀚吏部望未允末年為群小所誤遂至舉滿歲時業病甚在昏潰中稽余有丁入閤與是同拜命亦經揭薦故雖薰蕕各別而頗非爰立之

先

攻許國者云許原號海嶽因避張太岳諱改稱潁陽夫離可笑此
豈人告語耶許時有憤發其人不能如他輔之隱深強忍悻悻
辭色尚是褊直之遺

甲戌會試江陵子嗣修卷在沈四明房為所塗抹副考某公陰請
之不得是科會元孫鑛以沈故不與鼎甲題名記述久未立嗣
是丁丑庚辰居然首選矣見四明尚稜、自樹立修廷對策傳
多出何維文筆

劉珠舉丁酉鄉試越三十五年辛未始成進士江陵少以父執事

珠每計偕攜一烘魚為饋諸僕役熟識之曰公安孝廉及來矣
卒為江陵所取士壽日獻詩要知座主山為壽但看門生雪滿
頭江陵笑曰此老故態也然珠無所附麗又十年終計部郎想
世態已所熟聞

改各部主事為御史萬曆二年嘗一行之劉臺即其選也有刑部
主事侯克封除授南二月與馬濫倖可知近議部曹改授必俸
足三年方及格猶令典

張江陵少號太和居士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為世
界衆生是大菩薩行故當圓後一意直行更不顧是非毀譽按

前說有裨有魔善用之為擔當不善用之則狼戾矣江陵未行
披猖似正墜此種魔障

吳道南叅議於江陵情分非淺能移書責其驕抗輕棄天下士江
陵恨甚寄報稍讓之因有願身為薦薦使人寢處淩溺之說江
陵受病最在此觀其答陸五臺偈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
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噫人何樂以虎蟒自處不有鳳麟乎蓋
因陸書咎其處余懋學傳應禎為太過諷其救劉臺而盛德怒
有此答陸素侃直固也吳何人前書亦自難得

余懋學數陳五事指尚徽婉即傳應禎三不足之說稍傷時餘亦

非大觸忤遽從成點柄臣之威不自知其溢發矣惟劉臺詞最屬談後來江陵父子事一一如券

劉臺疏云編修李維禎稍不謹言談輔臣家富貴狀即外斥矣知李本寧被察所自又云凡輔臣未去位之先欲起代之者喚一二門生故吏力排之去則此一二入者驟至顯榮起代之者與結為生死交進退天下幸則為郭應龍曹大楚不幸則為張齊康臣竊鄙之數語尤切中膏肓然劉亦過慮近於時夜鴉炙之比

徐貞明李禎喬巖並以送傳應禎入錦衣獄坐謫故事朝紳下詔

獄同鄉同事咸送至獄門而反後因茲屬禁憶庚辰八月宮詹
黃石齋公廷杖繫西曹余一趨視之園中敬為緝事者偵知禍
幾不測云

王用汲疏有云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千古名言也。
攻江陵惟劉臺王用汲最善劉義正懸斷始終王指深刻挾幽
隱真兩篇大文字鄒元標疏次之吳趙文沈抑在下風以尚有
瞻顧在

陷劉臺者王宗戴于應昌聞竇校者于張學顏嘗証揭臺挾遼賊
萬餘校之政府江陵每持揭示人情罪在勞堪胡櫛之間按學

顧撫遠著擒王拓土功不謂其有是也。或撫按同事意未免參商乎。然何至逆為戎首。

趙參魯給事某言。回話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父之前。所當忌諱。舉朝傳誦江陵悔曰。如此才不得詞林是吾過也。參魯奮疾言。士云。然竟外謫。

項篤壽在職。方忤江陵。稽無題狀。惟云。方薊帥結政府散如父子。歲練兵糜餉不貲。寔未發一矢。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周文。替撫中樞。聚受膏制。又時遼帥勲名甚振。薊害其能。屢嫁禍焉。篤壽頗陰持之。按薊帥戚武莊繼光。遼帥李寧遠。成梁二鎮所為異。

同狀亦可參觀

江陵故不甚知吾邑俞帥其有礼詢俞大猷畢竟何如又云俞帥
老奸志意已隳難復用時方屬意焉趙劉戚諸將耳秦始皇薄
王剪老而謂李將軍果勢壯可用類是好少好老各惟其時
何怪有撫創伊吾之感

爭奪清疏詞林不惟吳中行趙用賢二公已也張位趙志舉于慎
行習孔教張一桂等共疏入呂調陽從中止令勿奏沈懋學則
移書其子嗣修其姻黨李幼滋責以大義江陵怒甚後諸公各
引疾歸或至還請張元忭語人曰某門生也皂囊白簡之事以

待他人若喪請留病請禱死弗爲之矣時謂得休鄧文紫以讚
亦然

張位趙志臯習孔教皆以考察謫外江陵幸謬至是極寃徒爲諸
賢增長聲價耳習謫吾郡推御史尚阿江陵意劾罷之後起僅
佐銓不獲偕張趙二公大用然安知非福觀之二公末著可見
致習故劉臺姻也宜見憾

田一偶無題詩兩朝勲業列旂常連正台階十五霜功格皇天誰
可比只應前世有空桑爲江陵奪情發也又春日偶感詩兩夜
東風作意吹桃紅李白冠當時多情却恨春光少底事同林隔

一枝似指張懋修明修兄弟若云曷少渠家一探花云爾情見
乎辭

閔田鍾台宗伯集有爭奪情再疏未及上豈有陰扼之者耶其人
殊重厚節復挺然又應制琴聯自五七九字至十一字每体各
二十聯類宋人閣子口號之遺他詞臣集鮮見豈時為供奉而
宮設歟

林偕春以草江陵制詞無所獎飾復不從改竄坐外轉非也其人
踈濶自喜自不入權雅眼中其視浙學得陶會元望齡甚奇外
轉可從彼酒德詩情抑復何恨

人意見真有所偏江陵以詞林吳趙餘憾直罵羅倫小子或諷救
劉臺顰蹙曰僅宋宰相事耳不知自視何如耶乃如徐學謨馮
時可阿諛江陵并其兒鼎甲父奪情事亦強代昭雪全不顧公
道是非矣其孰聽之

耿天臺於江陵素交奪情後亦不敢有所匡救徒隨聲婉諷之已
耳至以伊尹納溝救民難拘寧格式膠紐故常為比噫功成威
立使執友望自息心福安得長至耿之是否正論姑可勿評平
生講學豈到是又進一格歟

管志道初陳九事語侵閭臣內請方面官與按臣抗禮隨出為廣

東僉事蓋因之也。管果申前請為御史龔愈賢論劾旋以疾考
察去。聞江陵奪情時管與沈慈學同私褻私諷以大義為所恨
故知抗蹏外不乏郡賢。

趙世卿疏以標切為規。自南兵部轉楚府長史出尚書。王國光選
郎池某手不半歲。當內察屬南都院。何憲泰燿誣黜之。又以親
察列諸建言。戊辰者于後榜之。示不收諸戊辰人皆非外僚不
當觀察而戊者業重於察。名實倒置。咸謂江陵敏識人也。諱至
是知其不久。

粵東舊有會一本盜題云以會士楚書一本保留故相號會一本

與陳三謨為對然曾出按吳尚知大獄難與遂巡引疾歸諸名
流頗頗息禍非全無人心者

給事李宗魯李選俱結江陵僕游七姻往來遺室有姑姨之稱或
聯輿出禮佛尋芳都人鄙笑江陵聞呼至叱詈之並外補廡耻
掃地盡矣中僕來九亦雅多衣冠游

龍宗武殺吳仕期自下吏阿承之過江陵答胡櫟書明言國君不
仇匹夫煥然之流殺之不武渠眼中那有吳仕期何心隱在大
都勢之所趨中外率迂音燭之以洪朝選部院大臣竟死芳堪
手他早殞又無論矣

湯顯祖誌龍宗武墓謂龍實非殺吳仕期慮引及沈懋學始塞禍
耳湯於龍夙相歡好事關千載詎容為故交曲筆王用汲不請
援奸黨律乎孰凜然如何賴過

遼庶人頗知書畫得賜號真人道冠鶴氅遇人家故照親來上章
每出以妓女數千渠燈行珠翠成團中年遂亡其鼻既廢居高
牆日盡猶易米而已江陵敗或議復之申文定謂江陵破家遼
庶亡國禍皆自取尋罷

宋貢士克俞館江陵郎中奪情議起以書諍甚苦世罕知者聞威
將軍在薊亦馳騎勸歸請再起華亭屬之政江陵心動密謀之

馮璿不可乃始用同州吳門二公

起華亭說或有之耳王元美謂高拱使賄武清伯乘江陵行求復
入又內璿或謀為殺士儋地曖昧語何憑肆蠆名輩徒益張閹
威權王每輕持論頗爾

以上一百五十條